

附錄 善良的女強人王純碧

好強真強幾件事例

我認識立法委員王純碧大姊，是在抗戰時的成都，在成都我有小同鄉幾姊妹，也是名人。純碧與這幾姊妹，家鄉只隔數十里，常相往來。這幾姊妹稱呼我「袁哥」，我喊她祇好叫「王大妹」。現在她去了！「死者爲大」！低首向她稱呼「王大姊」，懺悔數十年向她見面就鬮嘴的罪過。若是稱呼「委員」、「女士」，反覺得生疏。

爲什麼稱她是強人呢？根據她親自講的和從旁觀察來的事例：

她拼命爭取讀書，也許她身上有讀書的濃厚血液。她父親選樓公在清末經過潼川府考，上京會試中了進士入翰林，是一個認真讀過書的人。但是在新舊交替的時代，女子在家讀私塾還可以，要出外讀書，家庭是不許可的。她衝破第一道關口，進了遂寧攔江鎮美以美會傳教的福音堂，裏面有開風氣之先的洋學堂——小學。第二道關口是到遂寧北門外涪江女子中學，這也是美以美教會辦的，後來又闖過第三關到成都陝西街華美女中。在新舊交替時代的過來人，才知道不是「強」就闖不過。後來又回涪江女中，這學校的

中國教職員對美國教師都懼怕，中國教職員見了美國人就低頭禱告，求主教免某某教師或某某學生的罪過，將某某教師或某某學生的錯處——禱告的人認爲的，都講出來了，這種告洋狀的辦法，對教師或學生都吃不消。教師要顧飯碗，學生要顧全公費。督領女生到遂寧城內北辰街教堂做禮拜，女生不是眼看着前批女生的後頸窩走路，就是看着前批女生的後腳跟走路，如有人抬頭張望，美國教師就喊「守規矩」。在這樣專制的學校，又在國民黨尚未統一全國的時候，她提倡在國慶日升國旗，美國教師當然不許，被勒令退學，她又到成都讀民立大學預科，仍不放棄讀書機會，更是「強」的表現。

她的大哥將家產分給五個姪兒，其時她的父親在她未出生時，早就過世了。她回遂寧向縣府告狀，官司打贏了，分得田產四百石。其時她才十五歲，這還不強麼？不過我猜想她大哥是在讓這骨肉之親的幼妹，而且當時縣長是駐軍委派的，駐軍正在找機會，抓紳糧派款，有時家破人亡，我想她大哥是明智的，是見機退讓的。

畢業川大在南城小學教書，成都北城南城小學都有名，教師沒有幾招是不能立足，何況成都話就是四川的「京片子」，純碧家鄉的話，一般的唇音和齒音有時會混的，如「黃子上一個房貓兒」，你懂麼？其實是「房子上一個黃貓兒」，剛剛將「房」、「黃」二字的音讀反，而且那個「兒」字，不是捲舌音，是舌頭伸得長長的讀，請試試！你看那音好聽麼？音有點土，學生會哄堂大笑的，但是純碧截長補短，她有口清脆的大嗓門，在教室每一角落裏都聽得很清楚，她的教授法，均事前有充分準備，看誰教得好？這

不是「強」麼？省師校長宋太魯很欣賞她的才幹，請她到省師任教，這是「強」的成功。

她作過四川省立教育科學館專門委員，她回到川大作過事，最成功的是到內江鄉村師範作校長。她那「小兒科」的典型，所有教職員們都避開了，不合作！嚇不了她！她「強」得可愛，不好的不要，好的登門奉拜，說的話合情合理，好的都回去了。你看：建校舍、闢農場，爭取學生公費，改良教授法等，成績斐然，附近縣份的學生和家長都喜歡她，這就是她後來選舉的基礎，她這一「強」，將「小兒科」變成「巨人」。以後曾作過光華成都附中校長及省立江北女師校長，各有成就。

三十六年秋，她來向我講：我要選立委，這是「人人有希望，個個無把握」的事，而且未得黨的提名，我當時說：你勇氣可佳。區域很廣，你兩腳跑得動嗎？她說「能」，我祇能幫她拉很少的票，她當選了！這不算「強」麼？

三十八年十二月成都淪陷，她有身孕，不能成行，但是生產後即化妝經陝西到香港，即轉臺灣，够強了！

新舊交替時代的女士們，很多都是過纏足的苦，她們願意嗎？不！這是痛入骨髓的事，純碧動了脚的手術，還動了鼻的手術，消息傳來，她有危險，我同我內人去看着她，鼻上包了棉花和穿上橡皮管。我說：純碧，這是要命的啲？她還想講話，無奈說話不方便。我說：手術動都動了，不必後悔，而且你也許做得對。不久在廈門街轉彎處，見她騎一架單車，右手把車柄，左手撐洋傘，洋傘還在轉，風馳電掣而過，後

來還聽說她每天打羽毛球，這更是「強」得使人又驚又喜。

至於她在立法院有時堅持已見，辭鋒堅毅，自有公文書記錄，就不在此提出。

自奉甚薄獎助後學

她既這樣「強」，也許有人以為她一定是凶狠心壞，其實不然。概略的說：她做事盡責毫不苟且，更不營私舞弊，這不是善良之尤者嗎？她對人和藹親切，與之交好的人很多。她有錢，這是刻苦節省，加以經營得法得來的，其來源都很正大，有了錢不亂花，自然愈集愈多，不亂花不是罪過，也不是吝嗇，對自己就算是吝嗇，對人並不吝嗇，與人送禮，請人吃飯，都做得很得體，這些年來她默默接濟優秀清寒子弟的獎學金，不在少數。不過選擇較嚴格，對人從不公開，故知者不多。祇要你留意，有時在她家的男女青年，就是向她領獎學金的。周開慶兄作了四川同鄉會理事長，籌募了不少獎學金，看準了她對教育的熱心，親自去請她出任同鄉會的獎學金委員會的主委。開慶兄對我說：她提的條件要我參加獎學金委員會，我答應了。開會時，我並不一定都贊同她的意見，但開慶兄有一次對我講，她一定要我到才開會。稽核賬目，要我簽字，其實她自有信心，並不需要我這疏懶的人的贊助。有一次開完獎學金委員會後，請我同開慶到凱莉餐廳去吃西餐，錢花得不多，但很親切，而且是我們希望她出來出力出錢，她反而請起客來了，這算吝嗇嗎？她主持獎學金委員會，她捐了一筆不小的錢，獎學金數目增加，得獎的學生一定要成績好，決

不放鬆，公家的錢也同她私人的錢一樣不亂花。她要提倡科技，凡是到國外讀理化的，她私人願負擔較高的獎學金，但請領獎學金的學生，她要親自考核。她說：自己辛辛苦苦積下來的錢，不能讓人拿去亂花，是吝嗇嗎？抑是合理的舉措？我們可以虛心公正的批評，這是純碧的作風，這些作風，是善良的。

「善良」加上「強」——稱她為「善良的女強人」，我想純碧不會反對的。我同開慶兄在凱莉餐廳接她過後，同車回家。我說：「純碧！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你應把你那些錢，早些處理，頂好拿多些作獎學金。」她說：「唉呀！『費』的！」「費的」又是土話，她是說「會的」。究竟「會」不「會」，但看事實表現。

親情牽掛忙累而終

她在二十多年前曾向我們幾位常來往的朋友說過：她如死後，立有遺囑，在保險箱內，請幫忙辦理。我說：「妳生前已麻煩人够了，還要死後麻煩人。」話雖如此，我問她：妳的財物，作何處理？她會說：當然希望大部份給直系親屬。我說：話說太早了些，斷沒有人理會。這些年來，因為她見我們對她這些事不願多作閒談，也就未再自動提起過，當然環境也有重大改變。好些時間以前，她會說：想湮些錢給大陸兒子，結果回答的是「不要」，神態黯然！後來據張國麟兄之夫人說她年初患病會說：打算請個律師來正式辦遺囑。國麟兄夫婦是她遂寧同鄉，她們的女兒，也是純碧的乾女兒。後來純碧的兒子有出來希望，這話是對國麟夫人說。人應該有求生慾望，請律師辦遺囑暫緩。

我近來也有自己的事，與她見面的時候不多，但電話却打得不少，每次電話都說得很長，總在半開玩笑半生氣的表示不能再多聽的狀況放下電話機。若是我自動有電話去，她是連聲謝謝。幾月前爲了她房地產來向我談，這類事我幫過她的忙太多，有時竟不耐煩的說：老了！跑不動了，不能再管！事實上有時是她意見不願修改，儘管說不管，也曾向有關對方去試試和解，這些事現在不知怎樣了！純碧！真對不起！得知純碧死的消息後，我很久都說不出話來。最初想想死得好可憐！死時無人知，發現後不知死了多久？端坐在馬桶上，聽人說：馬桶內很多血，她有心臟病、腎臟病、糖尿病。又聽說，死前看醫生，醫生警告：血壓二百多度，不能再跑了。但是年來與她獨生子聯絡，設法使她兒子出來，去美國，去香港，又爲辦兒子到美國事四處奔走。香港到美國與大陸到美國，究竟那一處飛機票價錢較廉？問過許多人，也問過我，我在電話中，責她不要命！她反唇譏我，細心人也有疏虞處。最近爲兒子在美國要租房子住、要吃飯，她決定去美國料理，要買機票，票前結匯，又要計劃帶許多錢去，不跑不行。結果倒下去了！這樣「強」的人，這樣「善良」的人，這樣對社會有貢獻的人，死時那樣不正常，識與不識，莫不一灑同情之淚。最後想，她解脫了！不再費心理財物，不再奔忙照顧兒子，不再用心計較這計較那，撒手而去，不在了，比纏綿病榻數月或數年，不是好得多嗎？佛家就是注重「死得泰然」，純碧！妳一切煩惱都沒有！妳一定了悟「一切皆是幻」，妳太夫人是拜佛的，妳，可隨太夫人到西方淨土，去享受快樂、逍遙，我也虔誠地爲妳念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！」

八月二十六日撰